



史通評釋卷第五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刊

內篇

採撰

戴文

補注

因習上

因習下

採撰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缺其來尚矣自非博

太初漢武
帝改元

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蓋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厦以
羣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
求異說採摭羣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丘明授
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遂
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
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
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
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此皆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
信一時擅名千載但中古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用書殺
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其失

踏音齋作
踏非

抱朴子注
四卷

之者則有荀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啓石伊產空桑
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奔月如斯踏駁不可殫論
固難以汙南董之片簡玷班曄之寸札而嵇康高士傳好
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
於此矣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鳧
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
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山謗
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甚南國承
其詭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叡出於牛金

王劭沈約晉書
造奇說云瑯琊
國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敘宣帝以毒酒殺
牛金符證其狀收因此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

孝武名駿

語林世說
注十卷

子玄以亂
神對非聖
乃知子不
語怪力亂
神止二事
非四事也
下寶節繁
王隱虞預

子虛漢會
稽典錄二
篇

王曰收以觀為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
按前史尚如此誤况後史編錄者耶
劉駿上淫路氏約
宋書曰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議
魏書因云駿蒸其母路氏醜聲播於甌越也
可謂助桀為
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胤嗣死遭割斷蓋亦陰過所致也
晉氏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按神記之徒其
所載或恢諧小辨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
言亂神宣尼所不語唐朝所撰晉史多採以為書夫以干
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以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
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脩通略務多為美聚博為功雖取
悅小人終見嗤君子矣夫郡國之記譜謀之書務欲矜其
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偽者乎

至如江東五馬始自會稽典錄潁川八龍出於荀氏家傳
而脩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為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
以詳其是非又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不疑
盜嫂翟義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眾口
儻無明白其誰曰然故蜀相薨於渭濱且書稱嘔血而死
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炯薦書河北以為王
韋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為兩家蓋
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况古今路阻視聽
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為後或以有為無涇渭一亂莫之能
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

史通

卷五

三

汪

拾遺堯眉
八采非八
眉也

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
唯一足烏白馬魚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雞鳴逐劉安以高
蹈此之乖濫往往有旃故作者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
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
安國之述陽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為堯鄙說刊
為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
呼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
者宜善思之

評曰採撰當博稽駁當擇是此篇大旨故自丘明孟堅
而下子玄都無取焉

左文二晉狼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注
周書也疏周之志記

金石錄晉太公碑曰太康二年得竹策書書藏之年當
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曰昌賜
汝望

孟子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一也注此三大國史
記之名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檇杞者興於記惡之
戒春秋以二始舉四時

左襄三十一子產曰鄭書有之安定國家必大焉先注

鄭國史書禮小史注國語所謂鄭書昭二十八晉司馬叔游曰鄭

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法古書名

名疑登封有啓母石應劭郭璞皆云啓母塗山氏所化
歷代崇祀見漢武帝紀淮南子云禹通轅轅塗山欲餉
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忽至見禹爲熊慙而去
至嵩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呂氏
春秋又謂啓母乃九尾白狐益妄盧元明輩又以啓母
爲陽翟夫人按嵩高記陽翟夫人姓三十月子從背出
五歲入山學道爲母立祠曰開母祠開卽啓也遂訛爲
塗山云

帝王世紀鯀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爲脩已上山行見流

星貫鼎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臆地曾折而生禹於石紐

石紐村今在
四川龍安府

譙周蜀本紀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
剗兒坪

皇甫謐云伊尹力牧之後呂氏春秋云有佻氏女採得
嬰兒于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尹正也謂湯使之正
天下按空桑地名一統志云空桑城在陳留縣南一十
五里帝王世紀云伊尹生於空桑郡志伊尹母旣孕夢
神告曰白若出水卽東走明日白果出水乃東走十餘
里顧其邑盡爲水遂化爲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

於空桑中即此又云生於伊水之上

荆楚歲時記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君問云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按張華博物志即無張騫之名而張騫傳又無乘槎之說宗凜作荆楚歲時記未知何據延按家君自蜀歸言成都城東有支機石有司立亭貯之石有一孔光潤似支機處第石不甚古疑好事者爲之

張衡靈憲云羿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

西行逢天晦芒母驚母恐後且大昌嫦娥遂托身於月是爲蟾蜍○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嫦娥竊以奔月所謂羿者蓋指帝嚳之羿非夏羿也

魏志注稽康高士錄撰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稽康所贊缺一自擬

安定皇甫謐字士安自號玄晏先生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晉名臣謐高士傳序曰梁鴻頌逸民蘇順敘高士或錄屈節雜而不紀又近秦漢不及遠古謐采古今

八代之士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龍其自不錄也

晁氏曰應劭字仲遠奉之子靈帝時舉孝廉仕至泰山太守撰風俗通十卷自序云風者天氣有寒暖地形有陰陽泉水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而生之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

王喬漢明帝時爲葉令每朔望自縣詣朝帝怪之密令太史伺望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來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鳧詔尚方詐視則四鳧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廬江左慈字元放少有神道曹操欲收殺之慈乃卻入

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比自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入走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卽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竝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介休宋孝王好緝文形貌矬陋而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朝士別錄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聞見勒成三十卷言多妄謬篇第冗雜無著述體周大

象末預尉遲迴事遇害

評曰周之頑民卽殷之忠臣尉遲之黨友卽宇文之忠
蓋孝王大節差有可觀史臣愛憎未足深信子玄孫之
豈無謂邪

評曰宋孝王劉子玄爲晉元申冤破千古疑嗣後有唐
太常少卿元行冲者著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
谷瑞石有牛繼馬之象舊史謂晉元帝出牛氏非也道
武名捷實爲繼晉受命之符夫晉自有宋繼何須元魏
但元帝非出牛氏則唐人已屢言之而何至今猶傳訛
邪

魏志文帝好學黃初中散騎侍郎劉劭等受詔集五經
羣書以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魏略常侍王象受
詔撰皇覽使象領秘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
成藏於秘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適合八百餘萬
字

梁書天監十五年勅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樞
遍略勉舉何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應選
八年乃成合七百卷劉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武帝
卽命諸學士撰華林遍略以高之

丹楊薛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

嶼音敘

專音敷

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為五雋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荀淑八子儉字伯慈緄字仲慈靖字叔慈熹字慈光汪字孟慈爽字慈明肅字敬慈專字幼慈潁川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潁陰令苑康改其里曰高陽里以高陽氏有才于八人

評曰潁川八龍號高陽里子玄以為虛譽子玄兄弟八人鄉人號高陽鄉豈便可偃然當之邪龍德聖德必求其實荀與劉俱非龍也自潁川稱八龍後唐崔頴八子瑄珣璪珙璵璆璁其一闕亦稱八龍陳賀德仁兄弟八

噪音早
晉音晉

人太守改所居里為高陽伏氏譜伏羲兄弟八人亦號八龍不特子玄兄弟已也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漢文帝稍遷至中大夫朝廷

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當於闕廷大曰不疑狀貌甚美

然特母奈其善盜嫂何也師古曰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

兄然終不自明也

翟義字文仲丞相方進少子也為東郡太守起兵誅王莽兵敗族誅班彪曰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

魏文齊將陳顯達內寇孝文帝復親討之至馬圈疾甚

崩于行宮

魏書諸葛亮糧盡勢窮憂患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松之以爲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爲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爲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

評曰按叔皮隕宗之說則文仲真死讀松之入谷之辯則武侯何存行路之口豈可盡信

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卽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廐門木烏生肉足也

漢書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外書後以謀反自刑殺

載文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
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
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
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
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
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為宗譬如女工之
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
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是以虛妄之辭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
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之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

辭有淫麗
理無詭妄
既曰詭妄
理於何樹

此論甚正

裘之什其理謹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
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
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失實流宕忘返無裨
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
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偽
繆雷同權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日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
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槩何者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
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
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
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

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爲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曹公歎蜀主之英畧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水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鷓鴣之巢葦臨戎買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椽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

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詔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斗筭不才罪不容責夫同爲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

吳本斗筭
上有此其
二字

猗與詳商
頌那一章
猗音醫與
音余魚藻
詳小雅桑
扈之什
時吳本作
皆

無定準故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輿覩魚藻之刺而知
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
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三入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
福不盈時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
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爲準的此所謂一槩也於
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
爲璧不可用也畫地爲餅不可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
下相蒙傳之於後則世人不信而世之作者復不知察聚
彼虛說編而次之矧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畢錄一字無
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沉魚

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于寶頗從簡
約猶時載浮訛罔盡機要唯王劭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
文該諳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
邪從正之理捐華摭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况舉
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
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
述箴於文史張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
家以誠子劉向谷永之二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
彈文山巨源之啟事此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求諸歷代
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之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

轄胡八切

閔音秘

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脩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爲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真實亦可使夫彫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爲載前者可不務乎評曰六月之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旣多受祉詩人賢尹吉甫也非吉甫美宣王也魯頌閔宮之詩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奚斯公子魚也詩人美奚斯之作廟也非奚斯美僖公也誰議其諂屈原名平楚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懷王信上官之讒踈屈平平作離騷投汨羅死懷王死于秦太子橫立爲項襄王宋玉原

弟子也事襄王以賦見稱然皆祖原之從容辭令莫敢直諫則懷襄之惡楚賦未敢明言誰議其諂

評曰子玄載文五失其言謹矣顧此皆衰世之文非盛世之文也虛設之失葬丕炎裕亂賊之詔也厚顏之失孟德宇文爭戰之語也一槩之失以亂爲治以惡爲善澆漓之辭也叔世末主目不知書不得不假手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不得不自戾若逢聖主當盛世何至有比失哉

左鄭伯寘姜氏于城賴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旣而悔之賴考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

闕音缺空也
隧音遂墓道

也

一國三公
士為自作詩
也松茸亂貌
公與二公子
為三危莫江
反之音蒙茸
如容反

也
音秋

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
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
左傳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為
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
士為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
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
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
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
慎退而賦曰狐裘老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
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

也
音垣而走披斬其袂遂出奔翟

漢書相如遊梁乃著子虛賦後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
上上讀子虛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可時哉得意曰臣
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乃召相如相如曰此乃
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曰上林子虛虛
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何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
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以風陳
焉

漢書楊雄字子雲少好學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
司馬王音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為郎中給事

黃門卒栢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侍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諡訥非堯舜成湯文武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

風之

服虔曰魯莊公築臺非禮也至文公毀之公羊譏云先祖爲之而毀之勿居而已今揚雄以宮觀之盛非成帝所造勿脩而已當以泉臺爲折中也

後漢書班固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史遷爲郎乃上兩都賦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憲敗固坐免官遂死獄中自光武至和

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

鄧太后臨朝騰兄弟不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馬融乃心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

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廣成苑在汝州梁縣

丙

王伯厚曰漢詔令八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曷也赤眉桀也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豈代言者所爲哉

京兆第五倫字伯忠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

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
法也一見決矣

山陽龐萌爲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常稱曰可以託六尺
之孤寄百里之命有龐萌是也拜爲平狄將軍與蓋
共擊董憲時詔書徇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已自
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
龐萌爲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
厲兵馬會睢陽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
羊涉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李固字子堅司徒郃之子也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
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
後爲梁冀所害

漢書班彪遭王莽敗光武卽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擁
衆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夫天下分裂意者從橫
之事復起於今乎彪故作王命論以諷之王命謂帝王
受命也

臧榮緒晉書張載父收爲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
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
納石記焉

曹嘉之晉紀張華懼石族之盛作文史箴

蜀志建興五年諸葛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有前
後出師表

晉陽王昶字文舒魏散騎侍郎名字子弟皆依謙實兄

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遂書戒

之曰欲使汝曹立身行已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

以玄默冲虛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

河內山濤字巨源晉武時拜君選職十有餘年所奏甄

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啟事

頽陰荀伯子宋著作郎徐度舉伯子及王韶之竝為左

郎助撰晉史遷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

正色外內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謗毀或延及祖禰

示其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此非之

補註第十七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亦猶春

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

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

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道後學發

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

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李漢輔臣周處之陽羨土風常

韓嬰戴聖
戴德服虔
鄭玄
李承乾應
劭晉灼

贊虞周處
注三卷李
字疑

彤劉昭伯
父也彤音
容

楊街之通
考作羊街
之
伽藍記注
三卷
必期裴松
之字

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
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
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羣遂乃掇衆史之異
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
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爲史臣手自刊削
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悵畢載則言有
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注若蕭大園淮海亂離志楊
街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劭齊志之類是
也推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
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

採其所捐
以不脫誤
今稱之以
下至末是
因習上之
文蜀江二
本混而爲
一詳具于
后

自此蜜蜂兼採但其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
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
摘成注標爲異說有昏耳目難以披覽竊惟范曄之刪後
漢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
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
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旣如彼謐之
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何法盛中興書劉
隗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旣而臧
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之傳竝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乃
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也尋班馬之列傳皆具編

劉昶字休道宋文帝第九子封晉熙王后奔魏沈文秀字仲遠司空慶之任宋青州刺史城陷為魏所執

阮氏孝緒曰范仲段裴景仁段龍符堅姚長

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為公輔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將帥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魏收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東西盡為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傳敘其爵里則不異諸華劉昶等傳皆云丹徒人也沈文秀等傳則云吳興武康人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致土風之殊孫策虞翻仍成夷夏之隔求諸往例所未聞也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為僭

盜故阮氏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符姚等書別稱一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還同阮錄按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登為附庸之主而楊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是偽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室將崩霸國云構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韋耿謀討曹武欽誕問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孝靖之末王謙尉迴玉折

於宇文之季而李刊齊史顏述隋篇時無逼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爲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昔漢代有脩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旣具錄它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其鄂氏撰笑林載之以爲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爲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而知來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評曰父子同氣主臣一心夷其君父華其臣子此魏收之失也韋耿葛文濟瑾謙迴忠於故主賊於權臣以忠作賊不加表正此李顏之失也子玄得之矣獨以勾踐權唇槩稱爲主越絕江表胥號偽書立言之過不無可惜

越王勾踐夏后氏苗裔允常之子也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魯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爲伯當是時越兵橫行江淮號稱霸王越絕書十五卷崇文總目子貢撰或曰子胥舊有內紀八外傳十七今文題闕舛載二十篇又載春申君疑後人竄定

陳氏曰越絕書相傳以爲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

事不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爲而漢人又附益之耳越絕之義曰聖人發一隅辨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辨士絕於此故曰越絕雖則云然終未可曉

孔安國當漢武時承詔爲尚書五十九篇作傳會有巫蠱事不及上詳注一卷毛有大毛公小毛公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

晁氏曰華陽國志十二卷晉散騎常侍常璩道將撰華陽梁州地也記漢以來巴蜀人物呂微仲跋云漢至晉初四百載間士女可書四百人亦可謂盛矣復自晉至

華陽國志
今蜀有刻
本

周顯德僅七百載而史所紀者無幾人忠義骨與塵埃同沒何可勝數陳氏曰志巴蜀地理風俗人物及公孫述劉焉劉璋先後主以及李特等事跡末卷爲序志云肇自開關終永和三年

彭城劉隗字大連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從事中郎隗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

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云竊惟續事以衆色成文蜜蠶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喻本質臣寔頑乏顧慙二物雖自罄勵分絕藻績旣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

高唐劉昭字宣卿臨川王記室初昭伯父朐集衆家晉書注于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世稱博采卒于剡令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

梁書阮孝緒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末斟酌公爲三品言行超絕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

中篇載一百三十七人後益劉敞劉訐二傳及孝緒亡訐兄繫錄次篇末成絕筆之意

高平虞溥字允源晉鄆陽內史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子勃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祕書唐志蔡允恭著後梁春秋十卷

蕭大園字仁顯梁簡文帝二十子也梁亡入周保定二年加儀同三司麟趾殿學士隋拜內史侍郎撰梁舊事三十卷

評曰漢建安二十九年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曹操不克死之魏母丘儉文欽起兵討司馬師諸葛誕合文欽討司馬昭馬文謂昭也必求其實儉未討文

孝靖東魏孝靖帝善見也幽於高澄弒於高洋

元瑾魏尚書祠部郎中武定五年與梁降人荀濟長秋卿劉思逸及淮南王宣洪華山王大器濟北王徽等謀害高澄事泄遇害

穎川荀濟字子通仕魏謀誅高澄見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爲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乃下辯曰自傷年幾摧頹恐功名不立舍兒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挾天子誅權臣澄惜其才將不殺親謂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將軍高澄何爲反於是燔殺之鄴下士大夫多傳濟音韻

太原王謙字敕萬父庸國公雄死于陣周建德六年授謙益州總管隋受禪謙舉兵圖匡復不克死之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周建德初以蜀公拜太師上柱國隋文將圖篡奪迥與兵討之不克自殺唐武德中以

薄居羅佛
名迥以爲
字

迥忠於周室改葬焉

評曰李符璽北史於敕萬則曰投袂勤王志匡社稷并於懷祿圖存之流於薄居羅則曰志存赴蹈投袂稱兵此之體義萬誕之傳三公忠勤亦旣白矣子玄尤頌之仍舊而不著李之改葬事未知其解

梁國葛龔字元甫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或有請龔奏以干人者龔爲作之其人自忘其名并寫龔名以進故世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龔舉茂才爲臨汾令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玉海葛龔集六卷

因習上第十八

此篇終有缺
文不可考矣

自古者至於
史邪厥後
張晏八字
史記又自史
職至未取陳
言皆缺文

張晏八字
脫畧

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懼而他善必稱己惡不諱逮乎近
世無聞至公國自謂為我長家相謂為彼短至如朝廷貴
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俗詢諸
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併
諸華逾高自標舉比夷朝於姬漢之國由加排抑同建業
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
誣列諸細素寔為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耶張晏
云遷歿後亡龜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梯歸羣鳥
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
置此事安得從而書之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

按史通十卷舊本定為三十八篇篇繫一事惟因習分
為上下篇上篇舊稱文缺今本存二十七篇此因訂正
曲筆鑒識二篇錯簡乃類為一篇以還之於此未必其
本書也而文亦煩綴矣知幾之為此書也高自標致嘗
謂國史以敘事為工敘事以簡為美故自子長丘明而
上皆涉枰彈然此書之冗長亦不少矣笑前人之未工
亡已事之已拙嗚呼脩辭之難也如此深謹記

評曰因習者因仍舊習之義也詳本篇所載止魏收陳
壽二事明係曲筆已經陸太史訂正還之曲筆矣張睿
父存而不削慎之也豈因儼山有記而姑存之邪

邑里之目
更安

因習下第十九亦曰邑里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太史公始革茲體惟有列傳先述太古至於國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接夏侯孝若撰東方朔贊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在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徐雍吳越之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得乎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既而天長地久文

晉人食粟
故齒多黃

李義琰下
脫傳琰二字

軌大同州郡則廢置無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為人立傳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于今近代史為王氏傳云非瑯臨沂人為李氏傳曰隴西成紀人之類也非惟王李二族又離本郡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晉魏已前舊名號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生于荆者言皆成楚居于晉者齒便從黃涉魏而東已經七葉歷江而左非惟一世而猶以本國為是此鄉為非是則孔父里于平昌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為齊宋之人非曰魯鄧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時脩國史予被配纂李義琰家于魏州昌樂已經三代因云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監脩者大笑以為深乖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為隴西成紀人既言不見從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故有此說

史補

卷五

二十六

卯金劉也千
家姓云彭城
疾亦文魏也
千家姓云鉅
鹿族

卷六
壹注
壹注

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
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偽至於碑頌所勒茅
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為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
則係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有
姓卯者姓私者以犯國諱皆改為李氏如書其邑里必云
隴西趙郡夫以假姓猶且如斯則真姓者斷可知矣又今
西域胡人多有姓明及卑者如加五等爵或稱平原公或
號東平子為明氏出於東平故也夫邊夷雜種尚竊美名
則諸夏士流在諸史傳多與同風如隋史牛弘傳云安定
固無漸德也於它篇所引皆謂之西牛弘唐史謝偃傳云
本姓庫汗氏續謂之陳郡謝偃並其類也此乃尋流俗
之常談忘著書之舊體矣又近世有班秩不著姓者始以
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漁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既隆則

庚信注六
卷庚音愈
去聲俗作
庚誤

不從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
述王庚諸事高楊數公必云瑯琊王褒新野庾信弘農楊
素渤海高頴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凡此諸失
皆由積習相傳寢以成俗迷而不返蓋語曰難以慮始可
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為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
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
知音君子詳其得失者焉

評曰孔子刪詩存商頌作春秋諱孔父尚書紀微子之
命論語題三仁之目本本原原意厚矣安得近認平昌
遠忘微子孔融孔子二十世孫也又安得近書北海遠

志魯國陰氏不過后族奈何上比闕里藉令源出齊國
安能秦越夷吾必謂生於斯姓於斯不系姓源則秦紀
伯翳漢宗神堯何爲哉而氏族可無志也何子玄又亟
亟於氏族也歐公僑居潁上猶稱廬陵朱子生於考亭
不背新安先正書里大都如此至於江左僑立州縣猶
是新亭灑淚之意南宋君臣流連湖山遂蒙杭州作汴
之譏子玄拘邑里之例失射額之義過矣但元海稱劉
拓跋宗陵赫連冒祖夏禹如斯等類當爲一正
氏族大全管仲七世孫脩適楚爲陰大夫因氏焉周有
陰不佞世居南陽新野至西漢末始盛是爲光烈皇后

之祖

孔融字文舉孔子二十世孫也獻帝都許徵融爲將作
大匠遷少府曹操忌而殺之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泰始中拜郎中著論三十餘
篇

琅邪王褒字子深梁元帝拜吏部尚書左僕射

華陰楊素字處道隋司徒楚國公

高頴字昭玄一名敏洎言勃海裔人隋尚書左僕射

附雲間本補注因習上二篇

補注第十七

李本寧云此
二篇吳中據
宋本與蜀江
二本大異因
全錄之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趙岐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土風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叙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羣遂而撥衆吏之異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

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削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叙除煩則意有所怯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枯列爲予注若蕭大園淮海亂離志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邵齊志之類是也權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洋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爲異說有昏耳目難爲披覽蜀本作搜竊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踈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

其所捐以爲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菓之
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括拾索以登薦持此爲工多
見其無識也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魚辨
窮河豈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賸彪鱗網
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
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自茲已降其失逾甚若蕭楊之瓌
雜王宋之鄙碎言殊棟金事比雜助異體同病焉可勝言
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記錄無限規
檢不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載之楷則凡諸作者可不
詳之至若鄭玄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
競爽欲加商榷其流寔煩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
不書於此焉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著三輔決錄序曰三輔者
本雍州之地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貴皆以陪諸
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於詩秦幽也其
爲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趣軌進權唯
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
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夢黃髮之
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
所依違命操筆者書夏之近從建武以來暨于斯今其人

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
延按雲間本趙岐之三輔決錄爲是蜀江二本摯虞爲
誤考摯虞晉京兆長安人亦曾注解三輔決錄者蜀江
二本陳壽之季漢輔臣愚嘗以季字爲疑今雲間本云
季漢輔臣則季字誤本寧太史云季漢輔臣贊楊戲作
蜀志載之或遂以爲壽作延考楊戲以延熙四年著季
漢輔臣贊陳壽蜀志云戲之所贊今不作傳余皆注疏
本末於其辭下故子玄直以季漢輔臣屬之壽云其實
戲作也

因習上第十八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時况
史書者記事之書耳夫事有貿遷而言無變革此所謂膠
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劔也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
左氏傳稱楚鄧曼曰王薨於行國之福也又鄭子產曰文
襄之伯君薨大夫弔即其證也按夫子脩春秋實用斯義
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
西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略外
別內邪何貶薨而書卒也蓋著魯史者不謂其邦爲魯國
撰周書者不呼其土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
客故言及漢祖多爲漢王斯亦未爲累也班氏旣分裂史

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為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
凡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為文肇自班書首為此失迄于
仲豫仍踵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又史記陳涉世
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按遷
之言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
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
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
於高氏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
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謚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
奚其甚乎何法盛中興書劉魏錄稱其議獄事其刑法志

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之
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
晏也尋班馬之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
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
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
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為公
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
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魏收著書標榜南國
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東而盡為卉服之地至於
劉昶沈文秀等傳叙其爵里則不異諸華

劉裕等傳皆云
丹徒楚人也沈

文秀等傳則云
吳與武康人

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致

主風之殊孫策虞翻仍成夷夏之隔求諸往例所未聞也
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為僭盜故阮氏七錄
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苻姚等書別稱一名題為偽史及
隋氏受命海內為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
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還同阮錄按國之有偽其來尚
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登為附庸
之主而楊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
史考斯衆作咸是偽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
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室將崩霸圖云構必有

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韋耿謀誅曹武

誅一作計欽誕問罪

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

如荀濟元瑾蘭推於李靖之末王謙尉迥玉折於宇文之

季而李刊齊史顏述隋篇時無逼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

不改謂數君為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昔漢代有脩奏

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既具錄他文不知改

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

林載之以為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

不去者豈直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為

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

而知諸來斯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或問延曰子既得雲間本補注因習二篇全文何不利
誤釐正今存其誤者復刻其全者何瑣也延曰不然二
篇之誤陸文裕張睿父疑之而不能正不有張碧山宋
本李本寧考訂則朱紫混殺遂成長夜延故並存之一
以著文裕睿父闕疑之慎一以昭碧山本寧訂誤之功
且令學者知校書之難如此

